

大江南殘



曹聚仁著

戰地圖書出版社印行

大 江 南 綫

曹 聚 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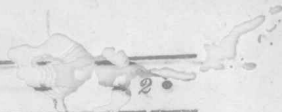
戰地圖書出版社印行

前記

我做戰地新聞記者，算來已經三年了。這三年間，寫了近百萬字的新聞報導，戰地雜感和人物志，積稿盈篋，一直不曾整理過。假使有整理的餘閒，我首先該編定中日戰役史論，其次該把預定的三連長篇小說，八字橋——光榮的廢墟——黃鶴樓和一部佈就了輪廓的三幕劇，牯嶺鬼屋寫起來，再其次我必須寫定亂世哲學；可奈飄浮往來，日無寧處，一切都是事與願違。

現在且把一些通訊稿整理起來，彙成一冊，題名大江南線；起自前年（民國二十七年）夏間由洛南歸，以迄今年春夏間的居贛，先後凡經二年。此外，凡淞滬魯南隨軍及汴鄭洛間巡行種種，別成一冊，題名火網中，還有一些隨筆雜感，也想以類編次，題名「凱言」。假使這些紙片上的記載，還有一些兒社會或時代的意義，就讓我這樣保留起來吧。

彙集在大江南線這一冊中的，約十五萬字，依時序先後，共分八章；中以記敘戰場實況、軍事行程、軍事家論斷爲多，戰時社會經濟及政治動態次之，至人情風物山川勝



蹟所載甚少；嗚呼，強寇侵迫，烽火瀾天，家深毀室取子之痛，入慄薪靡火絕之危，什麼個人情調閒適筆致，都不容從筆尖漏下來的了。或者說，我們認清新聞之筆乃是社會的工具，勉力來做到「言不及已」，乃可告無罪於社會了！

是為記。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乎是對前文的補充或評語。）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內容難以辨識，可能是另一段評語或敘述。）

南 五

大江兩綫目次

付印前記

新聞文藝論

第一分 大武漢的命運（一九三八年）

第二分

一 杞人羣中

二 長沙——南昌

三 主力戰的輪廓

四 軍事家的判斷

五 大幕降落

第二分 贛東行住（一九三八年）

二 贛江暮雲

- （八六）
- （八三）
- （六一）
- （六〇）
- （五三）
- （五三）
- （一三）
- （一六）
- （一九）
- （二一）
- （二三）
- （二九）
- （二九）

二 浙贛線

(三〇)

三 南昌重到

(三三)

四 鷹潭——上清宮

(武三八平)

(三八)

五 訪王敬久將軍

(三九)

六 湖濱一夕談

(四二)

七 折衝側語

(五〇)

第三分

浙皖新行程(一九三九年)

(五五)

一 戰局前程

(五五)

二 進入五年戰爭的長途

(五七)

三 東戰場的側面

(六〇)

四 擬座談之

(六五)

五 擬座談之二

(七三)

六 富春江上

(七九)

七 焦士新枝

(八三)

八 訪上官雲相將軍

(八六)

大 江 南

第四分

春夏之交（一九三九年）

第八三

南昌陷落前後

（九二〇）

萬人爭說白將軍

（九二〇）

贛浙閩近局

（九二〇）

贛北大搏鬥

（九二〇）

何所見而云然

（九二〇）

第八四

變動中的長江戰局

（九二〇）

鄂局述聞

（九二〇）

從微妙到動盪的新戰局

（九二〇）

第五分

沿海風景綫（一九三九年）

一 課戰事地理

（一三〇）

二 醉人的閩江

（一三四）

三 甌海驚濤

（一三九）

四 浙東另一海角

（一四二）

第六分

- 五 漢口之行將車 (一四四)
- 六 浙西的短兵 (一四九)
- 七 杭州灣之北 (一五四)
- 八 東南綫察加之行 (一五八)

經濟戰 (一九三九年) (一六五)

- 一 外匯率與農村物價 (一六五)
- 二 沿海情勢 (一七二)
- 三 魔術箱中之市場物價 (一八二)

第七分

撫河行進 (一九三九年)

- 一 戰地旅行通信 (一八九)
- 二 冬季攻勢 (二〇三)
- 三 南昌近郊突擊戰 (二〇七)
- 四 敵情新判斷 (二一〇)
- 五 戰局前瞻 (二一六)

第四分

新聞文藝論

引子

不久以前，我在曲江會做了一件傻事：一位年青的朋友向某書店買一本題名為「新聞記者工作入門」的書，那書定價很高；那青年又珍愛又躊躇，從他的動作上看出他心頭的「鄭重其事」。我就很冒昧地對他說：「當作隨意瀏覽，你也不必躊躇；若認真以為讀了這小書，就可以進入新聞記者工作的門闕，那又把這小書看得太珍重了。這也不過是幾個新聞從業人的生活報道，算不上指引初學者的入門書」。我後來一想，這話說得很傻；不僅打破了一注別人的買賣，而且辜負了編者「寶筏渡人」的至意；再者，那青年若進問一句：「要從事於新聞記者的工作，究竟從何入門」？我又將怎樣答復他呢？

近年來，中國新聞界顯然青黃不接，前後脫了節似的；有採訪經驗的熟手記者，大都生活富裕，留戀都市，已經擱下他那枝精練的筆；那些上戰場去的，又都是熱血青年，愛寫作而缺少採訪經驗，所寫作的多係小品文而非新聞文藝；還有許多有志新聞記者的青年，徬徨歧途，摸不着門徑；承先啟後，替後來人鋪橋樑，指示青年記者以入門的途徑，也是一件當前的切要工作。（我所不會對那青年

作答復的答案，事實上原是非作答不可的。）

如李却特·波里士拉夫斯基 (Richard Baleslauský) 所作「演技六講」那樣的入門書，應當早日編起來的，這是一切有採訪經驗的熟手記者們的責任。

二 什麼是新聞文藝？

什麼叫做新聞文藝呢？（新聞文藝或稱報告文學。Reportage）

牠，並不是純文藝，乃是史筆；牠的成分，要讓「新聞」佔得多，那藝術性的描寫，只有加強對讀者誘導的作用，並不能代替新聞的重要地位。換言之，不管用文藝手法描寫得怎樣高明，只要那新聞本身缺乏真實性，那篇通訊即失去了意義。

有人以為「特寫」，便是「新聞文藝」，那也是錯誤的；「特寫」乃是一切藝術作者處理事件的一種技術，一種誇張的手法；凡電影、劇曲、小說、漫畫，當作者認為某細小事件足以做某類社會現象的徵象，就用誇張的筆法來渲染起來；新聞文藝中，也有用得着「特寫」的地方，並不是「特寫」便是「新聞文藝」。

有人以為身邊瑣事，便是「新聞」；於是喝茶開酒，都當作新聞來報道，這也是極大的錯誤。「記者」本人除用以標示「時」「地」「關係」以外，原不必在通訊裏出現，「記者」的私生活，絕沒有新聞的意義，更不必寫入通訊中去。——「記者」更不應該把寫通訊當作自我宣傳的工作。

我們要了解新聞文藝的含義，必須掃去主觀上的文藝看法。新聞記者並不是文藝作家的兼差，並不是能寫文藝作品的，便可寫出優秀的新聞文藝來。歷史上，許多文學家編史書，編得非常拙劣，文人寫新聞，每每寫得很壞，這個理由是相同的。

讓我舉一個例吧！英記者勃脫蘭的華北前綫，楔子第二節，開場寫道：

「山邊的小河，流過了擁有叢林的兩岸，河水澄澈而陰涼。我們的船夫是黝黑而壯實的漁人，他們把那隻平底船緩緩地向着逆流上駛。眼前的風景也正像一幅着色的圖畫。它有着星羅棋佈的小丘和整潔的木屋。天空是像陣雨後的澄澈。」

在我們船的前頭，兩個人涉足在河流當中，手裏拿着漁網。另一人攜着一隻鸞鷲，牠是替我們捉魚的。當漁網撒下去的時候，那鸞鷲就奮身躍入水中，動作很是敏捷，並不需要漁人去指使。牠貪饞地吞着吞着嘴裏不時翻出銀色的閃光。漁人敏捷地把魚從牠喉嚨中取出來，再把牠拋到魚籃裏去。那鸞鷲一次復一次地沒水和出水；一次復一次地被強迫着吐出。牠似乎永不會饜足似的。」

這段秀美的描寫，我們彷彿在讀屠格涅夫的小說；但這段描寫所以有意義，並不在於他的秀美字句；他的主要目的，不在景物的描寫而在下文所指出的象徵意味。他接着寫道：

「這正是一個象徵日本工業的日本寓言」，我這樣想着，很悠閒地注視着這個過程無止境地重複表現。「那鸞鷲是否知道牠是受騙了的？是否知道牠是在為人作嫁？為什麼牠不繼續罷

工呢？然而果如這樣，牠的主人就會把牠餓起來，直至牠再願意作工。」
這麼一來，便成爲一篇好的新聞文藝了。他所以那麼誇張描寫，正在說明日本社會內的矛盾。可是他的傑出手法，還在下面，讀者請再看下去，他寫道：

「這是很美麗的，坐着看流水的悠遊」。一個曼美的聲調打斷了我的思路。說話的人是我在東京邂逅而遇的一個醫院裏的醫生。他很爲我所敬佩，認爲足以代表自由職業家的效能和尊嚴的一個模範人物。他舒適地躺着，他的草帽掩蓋着他的前額。他繼續肯定說：「日本人愛自然，是你所知道的；因爲每一個日本人都具有詩人的心情。」

有一件事是確實的，日本人有時具有像少年維特那樣的感情；經過大戰而漸滅了的歐洲人的多情善感性，都在日本復活了。」

這樣，他有了極有價值的另一面的成就了；原來，他是身處在中日戰事爆發的前夜，要從日本的民族性的根柢上來解釋這侵略戰的成因；這是一段好的新聞文藝，不僅是一段好的描寫。

我們要說勃脫、華北前綫那個新聞文藝集子的優點，先要說起他的透關觀察力，其次再說及他的井然的材料處置；再次方說及他的秀美描寫；這是構成新聞文藝的幾個基本條件。

三 新聞眼

因此，我們先來談談一個記者所必須養成的透關觀察力——新聞眼。

我們每個人每小時間所聞所見的事物，若全部絲毫不遺地記述下來，至少可以印成三百頁的冊子；當然誰也不會這麼傻，把所聞所見的都保留着，各人都加以主觀的選擇，大部分一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讓牠忽略過去。因此，吾人對這個現實的世界，所知實在有限得很；除了和自我利害有關涉的，其餘一切，可說是瞭然無所知。我們不妨說，每個人若非經過相當訓練，不會有觀察事物的能力；正如每個人入水必沉沒下去，除非學習過游泳的技能，纔能從水中浮起來。

一個新聞記者，他就首先要脫去「自我」爲中心的世界觀，學習着觀察這個客觀的社會和世界。客觀現象是變動不屈的，在我們心胸中先要從變動中構成一個鳥瞰式的輪廓和波浪式的史的概念；申言之，一事件的發生，有其來龍，也有其去脈，把每一事件放到一串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去看，才可以明瞭其正確的意義。例如吳佩孚將軍逝世了，我們非有北洋派發展過程及中華民國政治社會史的輪廓，即無從估量他的事業和人格；而他晚年言行的估價，也非把他放在中日政治活動的過程中去看不可。孟子所謂知人論世，即是養成透關觀察力的第一步。

橫的方面，世間也決無孤立的事件；一件真的新聞，若只是一件孤立的或片面的新聞，並不一定正確的新聞。我們在戰地上，訪問一個親身作戰的士兵：我們若不明瞭那一戰役的整個陣綫的配置，不明瞭那士兵個人的任務是什麼；單把他所敘述的所批評的記載下來，我敢說這節新聞的正確性一定很低。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每覺得愈接近戰綫，所得的消息愈零碎，愈真實，但未必正確；而能設法接近高級指揮部，所得的消息愈是綜合的愈增加正確性。例如時人愛談台兒莊的勝利；但當時究

竟如何勝利，我們在台兒莊正面陣地的一羣記者，並不十分明瞭。因為四月六日那天，正面孫總司令部和側翼湯軍團失去了情報上的聯絡；單就正面陣地來說，台兒莊的五分之四陣地已被敵軍所攻佔；只留下了河邊五分之一的陣地；孫軍雖有死守的決心，尙無必勝的把握。那天晚上，我向徐州中央社報告反攻台兒莊已經得手的消息，指揮作戰的田鎮南軍長，尙以「發表過早」爲言。可是在徐州的胡定芬兄從司令長官部得到側翼的消息，便確然斷定已經獲得了大勝利，比我們在正面的記者正確得多了。這便是使用顯微鏡與使用望遠鏡的不同之處，一個新聞記者必須學習使用望遠鏡。

初做新聞記者的朋友，和各方面的人物相接觸，或搜集了每事件的各方面材料；每撫掌興嘆，以爲每個人的談話都不可信，各方面的材料都相互矛盾，消息太不容易正確了。（歷中家也說一切口頭或紙面上的史料，都缺少正確性。）在這些缺少正確性的新聞原料上，我們怎樣去整理，才能成爲正確的新聞呢？這便是養成新聞的第三步。不錯，每個人的談話都有點歪曲事實或誇張手法來敘述；但一事件所關連的各方面人物，他們所歪曲的所誇張的並不相同。所歪曲所誇張何以不相同呢？此中有各人的主觀色彩存在的，我們看清楚這主觀色彩的成分，推求其所以不相同的原因，就可以構成一個真實的對象，——三個「謠言」，便可以構成一個「真實」。編輯室的編輯也是如此，他接受了許多方面的新聞報道，有的相互矛盾，有的時序顛倒，有的先後重複，就撰各方面的「情」，度「必然」，「或然」的「理」，一一加以鑑別，便重新組成一件正確的新聞出來了。

「新聞眼」的最大障礙，還是我們自己心理上的幾種弱點。第一，我們不免爲好奇心所激動，一

個事件，只要牠刺激了一般人的視聽，合了我們的好奇口味，就不估計這事件的社會意義，當作一件重要新聞來記述。第二、我們一半受社羣心理的影響，一半受文藝描述習慣的影響，當執筆時，每不能保持客觀的冷靜態度；把強烈的情感注入文句，乃成爲誇張式的記述，因而失去了全部正確性。第三、我們每相信自己的記憶力，以爲親聞親見必十分可靠；其實記憶是不可靠的，在回憶中所能喚起的印象都是渺茫的。（據可靠研究，至多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靠性）每當執筆時，我們容易和一般人一樣，當記憶不真時，加以主觀的修正和補充。第四、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意義是非常曖昧的；「普通習用的字眼，特別是形容字，常不免與實物相去甚遠」。但我們執筆以前，並不會受嚴格的訓練，以至我們的報道，也和一般人一樣的意義曖昧。

以我看來，「新聞眼」是必須養成的，却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我們知道打彈子、打網球、打檯球這類小游戏，得費很多次的練習，長期間不斷的練習，才會打得很正確；「觀察力」之養成，該比這類小游戏更艱難些；我希望一個初染筆的青年朋友，不要過於相信自己的判斷力。

四 材料處理

假若有人問我：民國以來，中國新聞記者那一個最成功？我應該舉出黃遠庸來。何以故？因爲他善於處理材料。假若有人問我：戰事報道，那一種寫得最成功？我應該舉出與登傑自傳來。何以故？因爲他善於處理材料。假若有人問我：我們應該向那一個去學習？我應該舉出司馬遷來。何以故？因

爲他善於處理材料。處理材料乃是新聞技術的中心，（所謂史才）一個新聞記者的成功和失敗，就從這方面表現出來。

一事件的發展，有似一顆大樹的成長；我們怎樣來處理牠呢？固然可以順着萌芽、抽枝、開花、結果的時序看去，也可以截斷樹幹，看牠的年輪，原不妨到樹下去看那枝葉花果的分布狀態，也可登高岡遠望，看那棵大樹在原野村落中的位置。司馬遷之作史記，拆開來是一段一節的記錄，合攏來便是一件完整的製作。其中有「縱」的敘述，則爲本紀與年表，有「橫」的敘述，則有以人物爲中心的世家和列傳，還有「綜合」的敘述，則有以制度爲中心的八書。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處理新聞材料，用之以作縱的、橫的、或綜合的敘述，其方法原各不同，而有一相得益彰之妙。（報館中朋友，常以寫通信者，不善處理材料爲嘆；所舉通病有五：（一）述戰事必從「盧溝橋事變以來」開端，閒話說了許許多多。（二）個人的生活起居寫了一大堆，落到正題，便草草了事。（三）輕重詳略安排得不妥當；每每詳其所略而略其所詳，弄得頭重腳輕。（四）前後不相照應，使讀者摸不着頭腦。（五）頭緒紛紜，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沒有一貫的綫索。這些毛病，皆由不知剪裁組織之故。）

前人愛提及史記的廉頗藺相如列傳，這篇列傳寫藺相如的事功，把完璧歸趙和渾池之會兩件大事寫得有聲有色；而寫那位疆場立功身經數十戰的勇將廉頗，並不寫他在戰場上的事蹟，只寫他老年時，趙王派人看他還能不能作戰，他自示不老，「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的情況，以及他對藺相如負荆請罪的情況。司馬遷何以這麼來寫呢？因爲單寫戰場的勇戰，不足以寫廉頗的忠勇人格，所以